

赤道线上的孩子

CHI DAO XIAN SHANG DE HAI ZI

王坚辉 鍾毓格著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赤道线上的孩子

CHI DAO XIAN SHANG DE HAI ZI

王坚辉 鍾毓格著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3/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中包括三個短篇。作者是兩位在印度尼西亞生長的華僑學生。

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們還都是孩子，他們的童年就是在戰爭的烽火中渡過的。他們聽過許多抗日的英雄和爭取印度尼西亞民族獨立的戰士們可歌可泣的故事，親眼看到許多帝國主義者對革命的人民進行迫害和殘殺的血腥暴行。在那戰鬥的歲月里，華僑和印度尼西亞人民團結一致，和外來的侵略者作過殊死的戰鬥。在轟轟烈烈的鬥爭中，華僑和印度尼西亞的人民結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誼。這本書上所寫的都是真人真事。

赤 道 綫 上 的 孩 子

王堅輝 鍾騰材著

詹建俊插圖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5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168 1/32 1 1/2 印張 29千字（高小、初中）

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7,000

統一書號：R 10056·139

定價(3)一角七分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慢点。”

說着，他就很迅速地爬上一棵大树，手搭凉棚看了看前面的地势，然后跳下来对我說：

“很好，猴子后面是大溝，你从左边象赶鴨子一样跑过去，要喊大声点。我从右边跑出去，也大喊大叫，它們以为我們人多，一慌，便各自逃命了。小猴来不及逃到母猴怀里，自己又爬不上树，我們不是可以抓到它了嗎？”

我点头称是。我們各自取了一根木棒，如秋风扫落叶似地杀过去。这一来，杀得猴子們落花流水，紛紛爬上树头逃命。兩只小猴也拚命地想上树，爬爬又掉下来了。加沙一个箭步追上去，就抓到了一只，发出了胜利的笑声。我也赶到另一只的身边。它見到了我，張着小牙向我威胁，我就用木棒打它。

“傻瓜！快把它抓起来。抓住它的頸就咬不到你。”加沙命令着。

我壯大了胆子去抓小猴，但它已被我打得奄奄一息了。

我們帶着一死一活的兩只小猴回到家里。活的养在我屋后的小树上，每天我們都給它香蕉、野果吃。死的我們送給峇伯各伯勒^①当餌子釣鱈魚用。我們还抓到十七只松鼠，我們把它們杀了，剥了皮，把皮晒干来做玩意儿；肉掺上醬油、胡椒做成一串“三茶”^②，放在火上燒熟吃了，真香呀！

① 峇伯各伯勒——村長伯伯。

② 三茶——紅燒的肉串子。

就这样，我和加沙整天玩在一起。

有时我們在卡布斯河上游泳。加沙很会潜水，可以一下子潛十多公尺远，每次我捉他都捉不到。但是，在陆地上跑步他沒有我跑得快。有时我們躺在地毯似的碧草上听溪水在淙淙低唱，我們也随着高声彈唱起来。他彈“吉他”①，我彈“吉哩哩”②。他教会我很多印度尼西亞民歌。有了加沙，我早就把城里的电影和“邦沙湾”③戏都忘記了。

4

1942年的一天黄昏，晚霞象燃燒着的火焰一般，遮盖着半个天空，空气中充滿了腐爛的树叶的霉气。我收拾了灯具和籠子，准备跳上小船，到加沙家去，約加沙今晚一同去捉青蛙。

“漣儿，你要到哪儿去？快回来！”媽媽从廚房匆匆赶出来。

“媽，我想吃青蛙粥。”我撒嬌地說。

媽好象沒有听見我的話似的，拉着我的手不放。我便裝出要哭的样子。

“傻孩子，不听媽的話了。快，快上来，媽煮番薯糖給你吃。”

① 吉他——乐器名称。

② 吉哩哩——乐器名称。

③ 邦沙湾——印尼戏剧。

不由我分辯，她就跳下船把我捉青蛙的灯具拿上去了。我只好跟着她回到房子里。

“好孩子，你沒有看見今天爸爸心情不好嗎？”

我想起来了，对！今天有很多人携男帶女、扶老携幼从村庄里搬到森林里去了；因为听说日本兵已经占领了我们住的城镇了，不久，他们就会上这个山村里来了。爸爸为了这件事，整天总是闷着气一句话也不说。

“媽，为什么荷兰人不打日本呢？……要是我大五岁，我就打日本去。”

說着我学着加沙的样子，做了个开枪的姿态。

“傻孩子，别胡闹。”媽媽笑着牽我到厨房去了。

“娘惹①，娘惹。”門口傳来了加沙叫媽媽的声音。

我象脫了韁的小駒飞似地奔出去。加沙和他的媽媽站在門口，象泥菩薩似地一动也不动。加沙的黑眼睛油油发亮，他媽媽也淌着泪水。

怎么？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了。我閃到門边，等着媽媽出来。媽媽出来了，看了加沙和他媽媽一眼，臉上立刻变了顏色，很激动地牽着加沙媽媽的手走入房中去了。这时我才走到加沙跟前低声地問：

“加沙，你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他拚命地咬着嘴唇，不答应我。

① 娘惹——对妇女的尊称。

“加沙……”我又再追問。

“不要問了，我爸爸給日本人打死了。”說着他伏在門板上大哭起來。

我心中酸溜溜的。沒有爸爸，加沙怎樣生活呢？我也跟着哭了起來。

哭了很久，加沙牽着我的手說：

“阿漣，我們打日本人去。”

他眼睛挂着淚痕，射出復仇的光亮來。我堅決地說：

“去吧！”

我們跳下了小船，飛快地向卡布斯河下游划去。

天漸漸黑了，好在天空挂着幾顆星星，靠着它我們摸索着前進。晚風吹拂着森林里的樹藤，發出可怕的声响，再加上貓頭鷹可怖的啼哭聲，使我毛骨悚然。磷火又緊跟在我們的船尾閃耀着，要不是為了替加沙爸爸報仇，我真沒有勇氣再停留在这里了。

忽然，一道刺眼的亮光從岸上向我們射來，接着有人喊：

“小孩，到哪里去？”

“欸？為什麼有人叫我們。”我的心跳得失去了节拍。

“快划，这里是墓地。我們碰上鬼了。”加沙慌張地說。

我一边为了安慰自己，一边也为了給加沙壯胆，說：

“不，沒有鬼，這是老師告訴我們的。”

“小孩，到这里来，我們这里有病人，借一借小船吧！”岸上的人高声地对我們喊着。

我一听有病人，就向加沙說：

“我們划过去吧！”

他憤怒地說：

“不打日本了嗎？”

“不，救了人再去嘛。”

他同意了，我使勁地將船轉了方向，向岸边划去。

到岸了，有二个穿軍服的印尼人接过我丢上去的船繩。另外还有一个跛脚的軍官模样的人向我們說：

“孩子，这样晚了，还到哪里去呢？”

加沙拉着我的衣角，意思是叫我不要透露祕密。

“回家去。”我答。

“你們認得王文先生的家嗎？”

“你找他做什么？”我警惕起来。王文是我爸爸，他們找我爸爸干什么？

“他是我的老朋友。”对方答。

“你在什么地方認識他的？”

“我們一起教过書，小孩，你为什么問得这样清楚呢？”

我仔細把这跛脚的軍官和兩個軍人端詳了好一会，相信他和他的伙伴确实不是坏人，才回答說：

“王文是我的爸爸嘛！”我很得意，原来我爸爸的朋友中

有抗日的軍人。

他高興地說：

“真聰明，帶我回家去吧！”

我幫着兩位軍人扶他上了小船。加沙一句話也不說，也不划槳，真把我急死了。好在那兩位印尼兵會划船，加沙不動手，我們也能划回去。

“你們為什麼這樣晚來找我爸爸呢？”我問。

“我們是被日本趕來的。”一個印尼兵答。

“不，我們是打日本來的。”跛腳的改正說。

“打日本！”加沙失聲地叫起來。

“怎麼？你怕日本嗎？”跛腳的問。

“不，我們正是想去打日本呢！”加沙答。

“喲，你們？到哪裡去打呢？”印尼兵問加沙。

加沙眼睜睜地望着我，說不出話來。我這時才清醒過來：哎呀！我們多糊塗，記得我從城里坐汽船來這裡時，一直坐到屁股痛，三天二夜才到達呢，憑我們划這小船，什麼時候才能到城里呢？況且，我們一枝手槍都沒有，又憑什麼與日本拚命呢？

不覺之間船已到家門口了，屋裡傳來了爸媽的吵架聲。

“我叫你管住他……”爸爸的聲音。

“那畜牲一下子就走得無踪無影了，我……”媽媽哭泣的聲音。

糟了，他們为我爭吵起来了。我不等船靠岸便跳下水游回家去。

“爸爸，我回来了。”

爸爸抓了一根木棍向我奔来。

“爸，你別打我，有客人来了。”我央求着。

此时，加沙也帶了船上的客人上了岸。爸爸出門口一看，把木棍一丢，兴奋地说：

“陆浩明，你还活着？！”

“当然活着，死不了。”跛脚的說。

爸爸把他們接到厅里，媽媽忙着冲咖啡，我和加沙坐在門旁倾听他們的交談。

原来，陆叔叔和爸爸是同一学校的教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坤甸市的中印人民建立了抗日义勇軍，陆叔叔就是义勇軍的副团长。七天以前日軍在北婆罗洲登陆后，一直打了过来，他帶了中印兄弟与日軍接上了火，由于荷軍搶先逃窜，义勇軍孤軍无援，敌不过强大的日軍，只得被迫撤退。日軍很順利地占領了坤甸市，他只好帶了阿里和耶明兩名卫兵逃入深山，經過三天的跋山涉水才来到我們这里。

“暂时隱蔽起来，待机应变吧！”爸爸說。

“就怕連累你一家大小。”陆叔叔說。

“哪里話，大家都是为了抗日。”

爸爸叫媽媽收拾了后房給陆叔叔三个人住，又拿出了

他自己的衣服給他們三人穿。然后把我和加沙叫到跟前，摸着我們的頭說：

“記着，如果是我的好孩子，就不應該向人說陸叔叔住在我們家。假如有人問你們，就說，他是爸爸做生意的股東。知道嗎？”

我們点点头，爸爸又很溫和地向加沙說：

“加沙，以后就住在我家里吧，我們吃什麼，你就吃什麼。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你又是阿漣的好朋友，我們是一家人。”

加沙含着淚伏在爸爸的懷里。我問爸爸：

“他媽媽也住在我們家嗎？”

“不，她是‘合成興’的‘峇巫’^①，‘頭家’^②不准她住在我們家里。”

夜深了，青蛙在合唱着悲哀的歌，我輾轉反側睡不着，爸爸也睡不着，他起來坐在床上拚命地抽煙。不一會，他給加沙加上被蓋，又摸了摸我的身體，他發覺我沒有睡。

“漣兒，為什麼不睡覺？”

“你呢？爸爸。”

“我睡不着呀！你想城里的小朋友嗎？”

“不，爸爸，你告訴我，為什麼加沙的爸爸被日本殺了。”

① 峇巫——仆人。

② 頭家——老板。